

巴人文集

· 短篇小说卷 ·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振声

封面设计：陈 杰

巴人文集·短篇小说卷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巴人文集》编委会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照排中心排版

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125 印张 455 千字

印数：1—10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319—4/I·45 定价：25 元

巴人文集·短篇小说卷

目 录

第一辑 山乡纪事

杀父亲的儿子	(1)
顺民	(12)
殉	(24)
运秧驼背	(38)
白眼老八	(55)
雄猫头的死	(79)
灾	(87)
牛市	(99)
追剿	(119)
族长底悲哀	(145)
乡长先生	(158)
革新者	(191)

第二辑 城市杂缀

“唔”	(208)
-----------	-------

出路	(226)
老石工	(249)
雾	(262)
浇香膏的妇人	(270)
友谊	(287)
保镖黄得胜	(300)
有张好嘴子的女人	(319)
悲剧的性格	(332)
自杀尝试者	(341)
没落的最后	(351)
失掉了枪枝	(368)
我们那校长跟爸爸	(384)
茶社里	(403)
查夜	(415)
“大炮主义者”	(429)
“为人在世”	(436)
惊梦	(445)

第三辑 海外见闻

水客和工头	(456)
萨拉山	(467)
一个头家	(478)
章鹤鸣与方子明	(503)
一家的故事	(515)
第二代	(530)

“南洋伯”	(540)
月亮的由来	(551)

附录

〔一〕 巴人自编《短篇小说选》后记	(567)
〔二〕 巴人自编《短篇小说选》目录	(570)
编选说明	(573)

杀父亲的儿子

“金货，啊！你的父亲又闯了祸。”

老郎伯从大街上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里，突然地说了这么的一句话，接着撬起了头上戴着的破毡帽，抓一抓痒，伸过右手，从臀部上刀笼里抽出了尺长来的旱烟管，预备吸烟了。

金货这时刚刚摆开小菜在开始吃饭，在一点钟以前，他还在岭仙砍柴。这是金货今年工作的预定的计划：大概在大新年正月初头，冬作已经在去年年底，差不多调弄舒齐，比较豆麦之类还要削几会草，其余的事情就很少了，趁此空闲的时间，落得多砍几担柴，虽则自己不是砍柴卖柴过日子，但一到三四月里，耕水田的事情忙起来了，於自己的几担水田弄舒齐以外，也得跟别人家插几个短，於一家的生计上，不无少补。所以在这大新年头里，金货一待跳出初三，他便拿一付蜡烛香，拜一拜坐山土地，开始进行他砍柴的工作了。

“怎么？”金货抬一抬头答应一下，接着就放了筷碗，请老郎伯挨着壁角坐。

“老郎伯，真对不住，一屁股地方，前打灶后做房，真是旋身不转。”金货的母亲同时放下筷碗客气着；接着回过头来对着金货右旁坐着吃饭的金货老婆说：“南考岙人，你去倒一碗茶来。”

“别客气！别客气！”老郎伯用短旱烟管指挥着似的说，“坐下吃饭，坐下吃饭，都是自家人。”

理应金货对于老郎伯的突然报告，要开始继续问了下去，然而金货很知道，还问他作什么呢，反正总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有的报告，总是十分有九分可以预料；不是拉倒了东

家的瓜棚，总又是敲碎了西家的粪缸；要是这么长久的过去，自己也只好卖了老婆去赔偿；还幸亏别人家会原谅，挨着叔叔伯伯，太公，叔公的面子，说几句好话也就算了。

金货和他的母亲还是开始他们的吃饭，老郎伯坐在壁角里捧着热茶和着老烟吞，一口一口的烟雾喷着，大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慨，漫然地舒展他那素朴的胸怀。

“一份人家，风水行到了断头，还有什么可说。”金货的母亲吃完了饭，立起，对老郎伯说：“我的金货，这样辛辛苦苦的作工，大新年头也不曾摇着腿空坐，偏是这个老勿死，又犯着这个凶煞，真是拆家败呀，老郎伯，这是叫我心痛不心痛呢？我们又不是有钱人家，可以叫一个人来照管他，我们纯靠吃一口脚健饭过日子；那里又知道他跑出去闯祸了。”她说到后来，声调渐渐凄咽起来，终于把几滴眼泪不吝惜地洒在她自己要收集过去的空饭碗上。

“那，你倒也不要说，”老郎伯把吸剩的烟头，在竹椅脚上敲去，“玉喜弟和我也是同出山年，不过我比他大了二个月份，以先他也是拚命的会做的；你不要忘了他的过去，只看到了他的现在呀！”

“就是现在，他是要好不得，这是鬼跟着他呀！一个人被癫鬼跟着了，还有什么法想。你把他紧紧地绷牢，癫思偷偷地走来，会把你绷解散；自己那里还有主意哪。”老郎伯，一壁说着，一壁从褡臂里摸出老烟向烟管头上塞，预备吸他第三管的老烟。

金货却只是耸山划土似的吼吼地吞着他的饭。因为这饭就是人生最大的目的，金货对于一般伤心减食的人，都很瞧不起；以为这都是假装出来摆场面。一个人饭那里可以减得，一餐不吃便挨不过一小时，何况整天的熬住；所以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饭总非四碗不饱。虽则今天听了老郎伯的报告，心头觉得十分的不快；但也皱着眉头表示一种深沉的痛苦似的，吞他足量的饱饭。

“他又在那里了？”金货放下饭碗，松一松腰上缚着的刀笼的

绳，如很有决心似的立起，断然决然地说，但以后的话他似乎没有意思说下去了。其实金货在平日也是沉默时多说话时少。他觉得什么事除“做去”以外，都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所以他在田头的时候，最厌恨的便是杏元大炮，喝饱了酒，翻着黄泥，刁刁地唱着梁山泊的一樁事。

“那里，他昨夜跑到红枫岙去。”老伯的语音和烟雾同时喷了出来，接着咽一口唾涎，润一润干喉。

“说起来也好笑，我到红枫岙去看牛，早上，红枫岙里山厂里的人对我说，昨夜玉喜大叔来打门，叫我们留他宿一夜，说什么和山厂里全生老婆从小都很好，现在要来讲讲老交情；后来全生冒着冷风起，拿着把斧头把他吓走，谁知他跑到田林下煤灰堆的茅蓬里，对着正在冒烟的灰堆，刁刁地唱着歌，大概在半夜里，他索性折了几根茅草，把这煤灰堆的茅蓬烧了。害得大清早起，全生老婆，‘斩头，切脑，挽田塍，肚大脚瘪’的拍着大脚，喝着西风似的，骂了一场。可是全生是明白人，‘他妈的。你会骂也会希奇！’吓止了她。今早我在全生山厂里喝一碗茶，全生水根脉路似的从头讲到脚，讲得我真是笑煞。但全生说，这种茅蓬烧了也就算，半天工夫又树起来，叫我也不必到你家来传。但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乌老鸦，知道了事，总哑哑哑的历天历地的叫去；反回来关正你们让他这么在外面疯，总不是好事；总得把他捉着。……”

老郎伯说得咳呛起来。即忙深长地吸一口烟，热一热他的肺。

“这斩头的老勿死。”金货的母亲又继续着说：“你说他癫鬼跟着，咳，那里，我知道他的，他一定是老变了。臭咸鱼吃厌了，他想新鲜小菜吃。这个老勿死，一定是想得昏了，假装着癫，去擦手擦脚的撩人家。老郎伯，我别的也没有放心不下，像这么的老勿死只管闹过去，我情愿闭上了眼就算；只是苦了，我的金货，他……他……他……一天到晚没有放过手，山里田里归来，终是做

这样做那样，修桌子修椅子，他都是自己一声不响动手，而又没得好吃，没得好穿！去年年底他的娶老婆的一笔借款要还了，他迫得热锅套上头顶，没缝去钻；后来终算央面情，还清了利，才放了心。你看，老郎伯，我的金货的脸竟苦得这样黄了！……”

“妈，不要说了。”金货似乎也有点动感情，然而能够忍住。“老郎伯，他现在在那里了？”

“那里？——暖玉喜嫂，你心地也要放得宽；”他只对着金货的母亲说话：“后生辈里，金货是天字第一等人物，你放心好了。玉喜弟只要癫鬼离了身，就没事了，实在的，十个癫鬼总是九个淫的，他们总爱撩手撩脚的去撩女人，杏元大炮以前也是一样；所以我说并不是玉喜弟老变，到这时候，玉喜弟那里还有自己的主意。玉喜弟平时做人，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规矩，他和我一道上山去，砍足了柴，坐在场里谈话，他一生一世总是谈起油盐酱醋，我倒还要谈谈：阿王老婆的嘴巴，阿狗老婆的眼睛，阿七阿八的女儿的脚。他听了只会微微的一笑，一句也不搭上来的……”

“去了！去了！老郎伯，不要说了。”金货有点不耐烦听下去。手里拿了条棕桐的索，断然决然地说：“他现在在哪里？”

老郎伯哈的一笑，空了起来，同时旱烟管向刀笼上一插。

“少年人，真心急。前一会，他还坐在大溪口树下，摇着腿唱歌。”

说着提起稻草包着的两脚跳出了门限，带着金货走了。

“老郎伯，你要下一点恶手。”这是金货的母亲最后的一句话，而金货总是沉默着。

逸文嫂站在尚书第下靠着狮子脚，登登登的带说带骂着。

“这斩头的。老也老了，还要这么讨债；你想，真是又气又好笑，我们正是坐在堂前讲盆景；那晓得他已经偷偷地从后院子蹑进，走入我们阿毛老婆的房里，正是打开了枕头镜箱，粉塌塌，油

搽搽；刚巧阿毛老婆从水埠洗了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好，揩着手走进房里去，急得天倒地崩的喊起来。我道是什么事，走去一看，啊唷，这个样范真是天中少一；满脸涂得曹操似的，我也吓得退了出来。倒还是拐脚婆，一跷一拐的走到鸡笼边拿了一把铁耙赶进去，总算把他吓向小院子外逃了；那里晓得这斩头切脑的东西，竟还抱了我阿毛老婆的梳头镜箱逃去；……哦！这斩头切脑的——啊！啊！金货！金货！快去快去！你的爸把我阿毛老婆的梳头镜箱抱去了，一般后生已经追下去，你快去！快去！快去！帮忙！”

逸文嫂，满口的白沫飞喷着。全身部好似不胜这肺部过分的呼吸，借力势的靠着狮子脚，对着石凳上的运土哥，桥头土地之类，历诉她这次遭遇的经过；恰巧老郎伯同金货走了来！她于是更其猴疾气短似的叫。

金货并不说什么，只是皱一皱眉头，咬一咬牙关！同时眨起他那沉重的眼皮，炯炯地向逸文嫂的脸上看，脸色渐渐地蓝了起来。

顺着逸文嫂的手指指着的方向看去，在向上保庙去的一条路上正颠奔着一群人，后面还有无数的小孩子，看牛郎之类。

金货即刻从他严重的脸上豁露了一层微微的笑痕——像死狼似的笑痕非常凶怕。

“逸文伯婆，总是我陪不是。”接着金货便开紧脚步向银杏树脚走去。于是尚书第下像桥头土地之类的评论家都说：“玉喜大叔这个儿子实在不错。”

老郎伯还是站在尚书第外月台上往下望。年老了，真有点眼花，总是望不清楚，再说密密的溪口树枝遮着了眼线。

“反正有好多后生帮着他，也不去了。”老郎伯说了一声，便挨着磐盘似的屁股向石凳上坐，跟桥头土地白嚼咀。

金货并不飞跑，只是加紧脚步走。可是全身的筋肉，却十分的紧张，手中的棕榈索竟被捏得瑟瑟地响；同时，他的牙关也咬

得更紧。几乎牙齿全排都将迸落。

他行过了老杏树脚。将到新祠堂前。看看水碓脚的路上，站着一群小孩子，哥领着妹，弟跟着姊的在喊“捉癫人！捉癫人！”金货并没有什么感想的又挨过了他们的面前，一步不错乱地加紧着步调走！走！向前走！

金货的全个的意识阈，都被沉默的愤恨所占住；虽则小孩们都指点着说：“这是癫鬼的儿子，这是癫鬼的儿子。”但他如同不曾听到。

可说历路都散匝着人，看牛郎正兴高采烈的抱着一腔好奇心向前进。一听后面有敲木鱼似的步调过来，回头一看，见是这么一付沉黑的神气，都连忙吓得躲到田垄下，竖着幡杆似的牛鞭，贴着勘壁让他过去。但金货对于他们，宛如不曾看到一样。

金货走到水碓脚的时候，癫子和一群后生已跑到了上保庙。现在，在西园外了，金货开始听到那一群人的吆喝声。

癫子抱着梳头镜箱从上保庙的后门躲进。一刹时，逃出在那一群后生的视线外了。

绍清小白脸不禁叫起怪来，从堕民嫂的闺阁里寻到堕民的厨下；又从灰堆间里寻到羊栏里；都没有他的影踪。最后还是阿红歪嘴在茅厕的尿桶边找到了他。——他竟如一只孵卵的母鸡似的，头攒向壁角，一点儿动也不动地蹲着。

阿红歪嘴并不高声的叫起来，只是轻轻的退出，站在庙门外的月台上召集拢这几个追赶癫子的英雄。

老和尚计议二路进攻，一路仍从后门进去，一路从大门进去在穴洞门旁过路间里伏着，待那一路把他追吓过来时，便用麻索把他绷倒捆绑起来。

“这叫做智取瓦隘关，”老和尚最后这样的说。

但谁知一面还未进兵而癫人却早从尿桶边走出到神座前了，一把铁大刀抡在他手上，像要杀条血路而走！

“啊！哟哟！我斩了六将过五关！

啊！哟哟！我过了五关斩六将！”

癫子不住这么的喝着，同时向阿红歪嘴等直冲过来。

阿红歪嘴等于是大声喊杀，以壮军心；并返掩了大门，以作战垒。只有阿毛偷偷地从后门蹑进，在尿桶边取回了他老婆的梳头镜箱。

在高声呐喊之中，金货在群众后面出现了。宛如一个军队得了指挥的首领，群相高呼欢笑。万点的目光，一齐集中于金货的身上。

金货一句不响的排开了群众，推开了大门，喝一声，“你作什么？”

门内的声息寂然了。抡刀声，高唱声，都一齐收起。看看癫子只是把铁大刀背在肩上对着金货呆呆的看。

“你把刀放下。”金货重复吆喝着。癫子竟着了催眠术似的贴贴服服地把铁大刀从肩头卸下，放在足下，笔挺的立着。抬正了脸，笔对的瞪着眼向金货看。这时门外的群众才开始清清白白地认出他满脸的白粉上，还画上几块苔绿色。这大概是尿桶旁黏来的成绩。

金货于是加紧一步，上前把大刀取来。

“站着。不许动！”

一壁自己把铁大刀向神座前放好。而癫子似乎重新唤回了旧日的恐怖，屈服在金货的威喝之下，竟如划地为牢似的动也不敢动，只对着门外的人发笑。

金货从癫子的背后袭来，将棕榈索绷着他的两只手。这时癫子开始大声的叫喊：

“啊！金货我的爸呀！金货我的爸呀！”

金货也不管他怎么，仍旧缚着，缚着，终于癫子的两手给他紧紧的缚在一起了。

“你喊！你再喊！”金货抡起了蒲鞋似的手掌向癫子的颊上扑扑的三光；癫子脸上的厚粉簌簌地堕了下来。

“金货，我的爸，好了，哈哈……”癫子接着又是一阵笑声。

“跟我来！”金货手牵着索的一端向门外冲出。众人向他带笑地看着，可是他却一顾也不顾的只是俯着头牵着癫子走。

而癫子则宛如一只锁链下的猴子。左顾右盼的笑笑着跟在后面。

就是在临街道的外间里。金货把门半掩着。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癫子绑在屋柱上，看着金货一件一件的动作，一声不响地青着脸笑。

金货从后间取过一块门板，好好地放在地上。再拿过两条木凳来，门板于是平平稳稳的栏在凳上。

“你个老勿死，”玉喜嫂于是念高王经似的理理派派的数着骂。“你难道要把金货几张屋瓦片，都要弄个干净吗？你这么癫下去，你的儿子还会活得成吗？工作也做不来，要跟你来照管。……一家子纯靠吃一口脚健饭过日；你长是这么假痴假呆过去，弄得一家都是六神勿安的，你还是快快给我死了……”

“妈！终久怎么办？”金货把门板铺好，回过头来对他的母亲埋怨似的说。以为像这样失了智觉的人，还有什么可对他讲理。而况天下没有讲得通的理，只有做得通的理。母亲这么的表示，怕是悔了刚才的建议“做儿子的为他死，也是应该的，可是一家里三四条命……妈，你倒底怎么样？”

“这样做去吧了。还有什么办？我决不会悔！一切罪孽都是我娘来顶，天雷打也只会打到我娘的头上，也不会打在你头上。是呀，不是这么做，我们三口儿就会死在他的手上，……做去！我娘叫你做！”

玉喜咬牙切齿的说，每个字都如在牙齿缝间溜出。全面部涨起了青筋。

“做去！我娘叫你做！”

玉喜嫂重复说了一句，赶上在癫子的脸上也赏了三个耳光。表示她的舍弃的决心。

“金货的娘！哈！哈！哈！玉喜嫂嫂来了！玉喜嫂嫂来了！哈！哈！哈！”

癫子被吃了耳光，神经受了震动又胡念起来。

金货走过来。解了他身上的缚。癫子也并不窃喜，还如未去缚时一样，贴着屋柱站着不动。

“去，去睡在这板上。”金货同时手向门板上指着。

癫子不解他的意思，只是呆呆看着不动。玉喜嫂走过来一把拖，把他拖过到门板旁。再叫金货扛着脚自己扛着头仰天的放在门板上，用力的捺住了头。癫子的眼睛这时正对着玉喜嫂的下巴看，同时却还不住的笑。

“金货，你可以落手了。”玉喜嫂全身的筋肉都紧张着兴奋着了。

金货拿过麻索把他胸部腿部紧紧的绷住，使他挣扎也不得挣扎。玉喜嫂就也把癫子的右手按住。金货便将癫子的左手伸直，手掌覆在门板上，在中心处用着一枚钉子，铁的钉子……钉下去……钉下去……开着眼钉下去……

“啊唷！金货，我叫你爸爸来！饶饶我！”……当金货敲钉子的第一动作时，癫子不禁狂叫起来。

但癫子这么的叫了一句……金货便也抡起铁锤，向钉子上敲了一下；同时淋漓的赤血向上漂射了一次……而玉喜嫂却也说：“金货！敲！”……

“啊唷，金货我的爸！金货我的爸！”……噗噗……嗤嗤……“金货！敲”……于是在这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只有这些声音支

陪着……只有癫子两只炯炯的向金货的面上瞪着的眼睛上有一点光了……

……一切都是黑暗……

门外已经站着了不少的人，老郎伯跨步进来。

“金货！你！你！”老郎伯看看门板上的一条条的鲜血，竟吓得说不出话来。“怎么？怎么？”老郎伯勉强从喉头压出这二个字。

金货这时才把癫子的四脚四手钉住，回过头来勉强着笑脸请老郎伯坐。

“你好！你为什么不把他缚起来，要这么钉。”老郎伯由战栗而气愤了，不禁黑着脸的责问。

“缚？有什么相干！总是要散去的。”

“这样钉了。你不怕他死吗？”老郎伯真有点愤怒了。同时有点同情的悲怜！

“……金货我的爸呀！……金货我的爸呀！……”癫子仍旧一声不断的喊着几乎把门外人的心都喊碎了。而金货却还铁青着脸一点没有什么。

“死了！反正没有用的人，死了有什么关系。而且撩坏人家的东西，打断我的工作，死了，不更有益吗？”金货也气愤的对着老郎伯的诘问回答着。

“这不忠不孝的蛮牛，”老郎伯抡起旱烟管要向金货头上打去。“还当了得，真个是搬了天讲话，”玉喜嫂走来便把他的手挡住，金货翻然的向后屋走去。

“老郎伯，你打我！你打我！我给你打死吧！你反正要除我的种。”

于是哭，喊，骂，闹，……金货我的爸呀！……种种嘈杂之声，盈满一室。

门外的观众，委实看不了，把声声口口骂着“这不忠不孝的

蛮牛！这不忠不孝的蛮牛！”的老郎伯拖出了门外。

……金货我的爸呀……金货我的爸呀……

“管我们什么，反正死了不是你家人。……”

“……金货我的爸呀！……金货我的爸呀……”

“死了也好，反正没有用处，还省得撩人家！拆家败！”

屋内只有二种声音。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顺 民

老狗一早起来，照例喝口饭汤，接着，就背了一柄锄头出门去了。

——这是“王法”，我们哪里好不服从呢……再说，这么做对我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老狗把门扣上，就这样自个儿心里嘀咕着。

昨夜，他是整整的想了一夜，躲在破床上，不断的辗转反侧着。一丈见方的矮屋子，床头旁是缸灶、破桌、板凳和一些简单的农具，都影绰绰的陪伴着他。他想得不耐烦的时候，张开眼来看看四周，一屋子的黑暗笼罩着他。他感到自己像给陷在一口封了盖的枯井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还是戒下来好！还是戒下来好。

转一个身，这像游丝的漂荡着的想头就提醒着自己一次，可总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他老早听说过了。朝代已经换了，皇帝不再坐在龙廷上了，现在是民国治世，大家要剪辫子，听说还要禁抽大烟。剪辫子倒也干净，咱们种田的就是盘着辫子上山下田的。禁止抽大烟呢，自然也是好事，可是对抽上了瘾的人来说，实在有点难。

——有点难，也得戒下来，听说不戒下来是要枪毙的呢。

人呢，虽然穷和苦，却还是想挣扎着活下来的，老狗也是一样。

——再说戒下了呢，对自己还多一注进账；虽则，自己大半靠自己种着来吃，只费去些劳力，没有化却多大钱；但一年到头，为了这劳什子，白化了多少工夫呵，工夫也是值钱的。